

The King of Blue Genies

廣嶋玲子

王華懋／譯

納爾曼年代記 1

青之王



《神奇柑仔店》作者首部長篇小說

超奇幻的架空國度，
魔物與人類的權力鬥爭！

由魔族守護的奇蹟之都裡，孤兒少年救出了被囚禁的神祕少女，
竟改變了整個王國的未來……

suncolor
三采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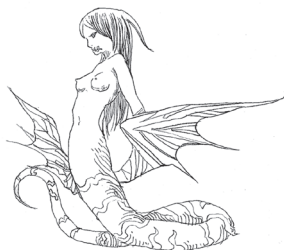
青
之
王



登場人物



哈倫·····	納爾曼都城的流浪兒
法菈·····	被囚禁在塔中，失去記憶的少女
阿班莎·····	閃電獵人，翼船的船長
索雅·艾扎巴爾·····	船匠一族的長老
烏爾邦·····	納爾曼的國王
卡扎特·····	第二王子
托爾罕·····	第四王子
那席爾·····	第八王子
尤季姆·····	第十王子
塞瓦德·····	大臣
格巴爾·····	將軍
吉瑪·····	塞瓦德的魔族護衛。青之眷屬
賈蜜拉·····	鳥形的魔族。青之眷屬
莫魯法·····	蜥蜴形的魔族。青之眷屬
莫媞瑪·····	赤之眷屬的魔族
青之王·····	青之眷屬的魔族之王
瑟賈拉·····	青之王的王后
阿哈穆·····	幸運蟲
老翁·····	知道世間萬物之名的老人



楔子

沙漠的夜裡，一名年輕人行色匆匆，他高頭大馬、肌肉結實、相貌勇猛，身上揹著弓與箭筒，腰間佩著一把刀，漆黑的眼睛裡卻浮現焦急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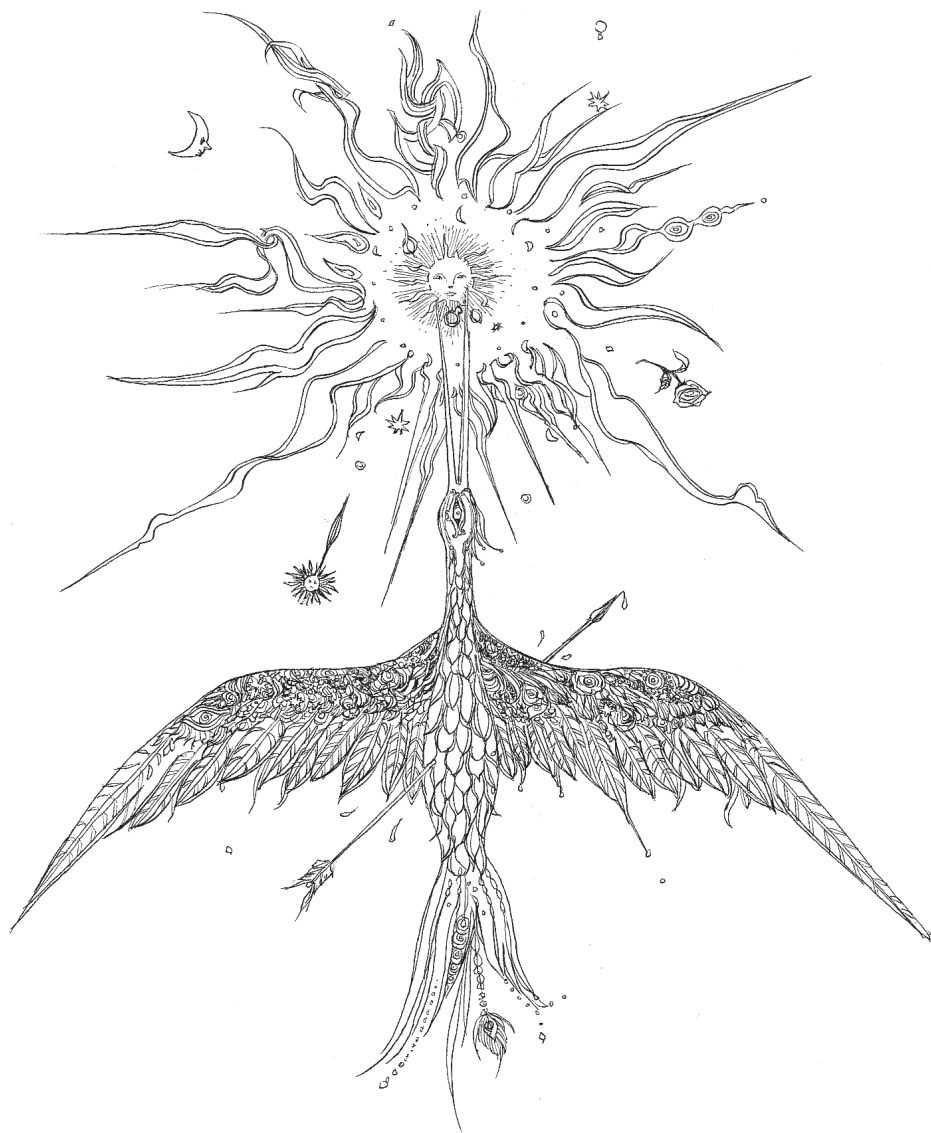
年輕人是商隊鏢客，這天由於傍晚突如其來的一場沙塵暴，讓他和商隊失散了。武器因為隨身佩戴，所以還在身上，但水和糧食都遺失了。若是留在原地乾等，在烈日的灼烤下，肯定很快就會斷送性命。

年輕人決定依靠星辰指路，朝北方前進。原本商隊就是往北行，幸運的話，或許可以再次會合。

年輕人一面走著，一面留意四面八方的動靜，不放過任何一點風吹草動。然而沙漠遼闊無邊。星光下的沙丘，只是綻放著藍白色的光輝。

就在絕望一點一滴淤滯心頭之時，他發現西方天際有一樣閃耀之物正在逐漸靠近。

一道並非流星的光輝緩緩地劃過夜空。那是猶如大海般耀眼的青色光芒。



年輕人的全副心神都被那道光奪走了。

那是什麼？好想一窺究竟，他心想。如果有機會，好想得到它。

年輕人拉滿弓，朝著那道光射出一箭。沒想到光居然墜向地面了！

年輕人急忙奔去，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地上倒著一隻巨大的黑鳥，黑鳥無力地彎起脖子，被箭貫穿的翅膀攤開，就此氣絕身亡。鳥的嘴喙叼著一只戒指。

那是一只美麗絕倫的戒指。黃金台座雕刻著精緻的漩渦花紋，其上鑲嵌著一只大寶石。不是藍寶石，也不是藍珍珠，而是前所未見的青色寶石。濃淡如波浪起伏般深淺不一，蕩漾著無限碧藍的光輝。

原來那道光就是這只戒指的光。

年輕人輕手輕腳地靠近，將戒指從黑鳥的嘴喙一把摘下。就在這一刻，年輕人的命運徹底扭轉了。

被拋棄在沙漠的年輕人，成為了統率異形的王。

睜開眼睛，某個渾圓的物體映入眼簾。雖然只有小小的一點，但色澤明亮美麗。

那是什麼顏色？叫什麼名稱？青色？不，不對，青色還要更搶眼、鮮明許多。水藍色！沒錯，那叫水藍色。

一想起顏色，便頓時悟出自己看到什麼了，是天空。渾圓的藍天在遙遠的正上方，然而其餘的部分一片昏暗。而且這裡冰冰涼涼的，明明是大白天，卻如此清冷。

起身一看，才發現自己躺在井底。水井極深，陽光幾乎照不進來。井水應該數不清枯竭多少年了，井底積了一層沙，乾燥得徹底。

少年再次抬頭往上看。從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居然毫髮無傷，簡直是奇蹟。

掉下來？不對，我是被推下來的！

一瞬間，哈倫恢復了記憶。

「沒錯，我是被推下來的……」

閉上眼睛，記憶便在腦海中復甦。

「你這個手腳不乾淨的東西！」

伴隨著憤恨的怒吼聲，一記拳頭打進心窩裡。

哈倫乾瘦的身體摔倒在地上，呼吸不過來。眼前金星亂爆，被擊中的心窩劇烈地怦怦亂跳，令人欲嘔。

哈倫拚命想要吸氣，胖男子卻猛地一腳踩住了他的腰際。胖男子名叫阿桑，是這個都城納爾曼一名成功的藥材批發商，他滿臉橫肉的臉頰正氣得紫脹。

「骯髒的老鼠！翻垃圾也就罷了，居然敢把腦筋動到商品頭上來！你踩著那兩條髒兮兮的腳溜進來，給我到處亂摸，對吧？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

彷彿怒氣難消，阿桑一次又一次狠踩哈倫的腰。骨頭錯位般的劇痛，讓哈倫連叫都叫不出來，只是眼淚直飆。

富裕的阿桑家，丟出來的垃圾就像座寶山，可以挖到只稍微撞傷的水果、變硬的麵包等等，對哈倫這樣的流浪兒來說，是寶貴的糧食來源。

哈倫就像平常那樣，繞到阿桑家後面，努力地翻垃圾，這時阿桑突然帶著奴隸從後門衝了出來。

哈倫向來動作靈巧，唯獨這回矯捷的身手也派不上用場，被熊腰虎背的奴隸給逮住了。

阿桑從一開始就氣瘋了。哈倫在拳打腳踢之中，也漸漸弄懂到底是怎麼回事。昨天阿桑家被偷了一袋砂糖，而阿桑認定是哈倫搞的鬼。任憑哈倫如何辯解，阿桑都聽不進去。

除非是王公貴族或大商人，一般都使用熬煮葡萄汁而成的葡萄蜜或蜂蜜，來為點心和餐點增添甜味。砂糖素有「廚房的白銀」之稱，對庶民而言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如此珍貴的砂糖居然被偷了，讓阿桑怒不可遏。他惡狠狠地痛打了哈倫一頓，高聲命令站在身後的奴隸：

「喂，馬魯班，把這傢伙裝進袋子裡！」

名叫馬魯班的奴隸慢吞吞地逼近哈倫。他粗壯的脖子上，以結實的皮繩掛著一塊小鉛牌。那是奴隸的首飾。刻有主人姓名的鉛牌是奴隸的證明，也用來向他人昭示奴隸的歸屬。

我也要被掛上那塊牌子了嗎？哈倫嚇得臉都綠了。阿桑一定是要把他抓去賣給奴隸商人。舉目無親的流浪兒，是奴隸商最好的獵物，也是不用本錢的商品。他們隨時眼觀四方，尋找沒有父母的孤兒。哈倫也曾經被追捕過好幾次，每一次都勉強逃生，沒想到今天卻落在

阿桑手裡。

馬魯班大手一抓，把哈倫塞進粗布袋裡。哈倫的身體被折成兩半，幾乎快要窒息了，但他痛到一動也不能動。

布袋外面傳來阿桑的聲音：

「墓地不是有一口枯井？丟進那裡吧！啊，不用去奴隸商人那裡，這種手腳不乾淨的奴隸，賣了對人家過意不去。老鼠就該死得像隻老鼠。」

聽到這句話，哈倫大驚失色，這樣下去會沒命，得設法逃生才行，但全身仍然使不上力。他被馬魯班不容分說地拎起來，像貨物一樣扛在肩上。

哈倫感覺馬魯班跨了好幾個大步。

好不容易能夠發出聲音後，哈倫在布袋裡拚命懇求：「放我一馬吧！我不敢再出現在阿桑面前了，放我一條生路吧！」

然而馬魯班沒有回話，更沒有停下腳步。

馬魯班打從骨子裡就是個奴隸，主人的命令就是天，他絕不會被其他的事物所迷惑。阿桑的信賴，就是馬魯班的驕傲，因此他不可能理會哈倫的懇求。

沒多久，馬魯班停下腳步，把哈倫從布袋裡抓出來。

那裡是墓地。

納爾曼的市街分成四個區域，各別是商店攤販櫛比鱗次的市場、白色灰泥牆連綿不斷的住宅區，以及有來自異國的翼船降落、供船員住宿的旅舍林立的港鎮，還有墓地。

墓地放眼望去，是一片乾燥的沙土顏色。腳下覆蓋著與沙漠相同的沙子，墓碑也是由沙岩打造而成。除了生著黑與白的樹葉、有「死者之樹」之稱的陰森森莫剛樹遍地生長以外，沒有任何花草。

墓地一片死寂，充斥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圍，彷彿在暗中恐嚇生人勿近，訴說此地是死者安眠的場所。

實際上，除了葬禮和祭拜以外，沒有哪個無聊人士會跑來這種鬼地方，現在也不見半個人影。哈倫覺得絕望，沒有人會伸出援手。而且眼前就有座古井，看上去彷彿憑空在地面冒出來的大洞。

古井中充斥著深不可測的黑暗，讓哈倫全身緊繃。然而馬魯班毫不留情。他面無表情，雙手一伸，直接將少年推落了深井。

哈倫發出淒厲的慘叫聲，整個人墜向井底。途中腳跟撞到古井的側面，但他還來不及感覺到痛楚，腦袋就撞上井底了。「叩！」恐怖的一道聲響之後，鮮血從撞破的腦袋和鼻子噴

了出來。

（咦，好奇怪？）

回想到這裡，哈倫猛然驚覺一件事。

他不可能流血，因為事實上他毫髮無傷。他怎麼會以為自己噴血了？

總覺得迷迷糊糊，彷彿別人的記憶摻雜進來似的。

「啊，算了！不想了、不想了！」

總之這條小命還在，必須深感慶幸才是。

哈倫霍地站起身來，抬頭往上看，井很深，出口相當遙遠。而且內側嵌滿了石磚，滑溜溜的，實在不可能攀爬上去。他試著跳上側面，但還沒爬到一個人的高度，人就滑了下來。

哈倫試著呼救，或許會有來祭拜的人聽見他的叫聲。他懷著如此渺茫的希望，但一直叫到喉嚨都快破了，也不見半個人的蹤影。

這個地方，就只有長眠的死者。

忽然一陣恐懼湧上心頭。他才不要在這種地方迎接天黑，也絕對不想死掉，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他才不想死。想要活下去，無論如何都想活下去。

哈倫就像落網的野獸，在井底不停踱步。

對了，沒有踏腳的地方，那自己製造就行了，可以直接敲破磚頭，挖出缺口。應該得費上一番時間和功夫，但總比坐以待斃來得好。有沒有石頭可以拿來敲破磚頭呢？

哈倫摸索腳下的沙子，沙子積了厚厚一層，不管怎麼挖，都挖不到泥土。這時，指頭碰到一樣堅硬的物體，他立刻抓住，從沙子裡拉出來。

是一個鐵環。約莫是成人的掌心大小，哈倫的拇指那麼粗。定睛細看，表面嵌著一行銀質的細小文字。一開始他以為那是手環，但他錯了，鐵環上還附著一條鎖鏈。

哈倫用力拉扯，想要先把它全部從沙中取出來再說。結果手上感覺到十足的重量，接著是奇妙的手感，就像是鎖鏈另一頭有東西脫落了。

正當哈倫納悶是怎麼一回事時，一團柔和的光芒忽然在陰暗的井底擴散開來。

哈倫瞠目結舌。就在他的眼前，嵌在古井牆上的石磚，有好幾塊發出了銀色的光芒。這些石磚無聲無息地脫落，飄浮在半空中，化成了碎片。接著碎片組成了三角形，再次貼附在牆面。

這時，古井的牆面驀地冒出了一道門，真的是無聲無息，憑空冒出來的。

那是一道重量感十足的青銅門。這道門的周圍也密密麻麻刻滿了銀色的小字，就和剛才

挖出來的鐵環一樣

哈倫看著突然出現的門，硬生生嚥了口唾沫。這一定是魔法，是用魔法隱藏起來的密門。換句話說，門的另一頭應該別有洞天，有某些驚人之物，搞不好是金銀財寶。不，有可能不是寶物，而是被封印的邪惡魔物。

是令人驚嘆的東西，還是可怕的東西？不管怎麼樣，門後都隱藏著玄機。

哈倫想要一探究竟。他情不自禁地被門後的事物所吸引。好想打開，想要看看門後究竟有什麼。

或許會遇上危險——這樣的擔憂掠過腦際，但他並不怎麼在乎，反正繼續待在這裡，也無法脫身。既然都是等死，雖然不知道這道門通往哪裡，當然還是開門比較好。

少年沒有猶豫太久，便把手伸向了門。

門輕易開啟了，彼端是一條深邃漫長的通道。

2

哈倫在通道裡走著，他已經走了很久，卻還未看見像出口的地方。但幸好沒有岔路，不用擔心會迷路。

另一件讓人慶幸的事，是通道裡並非一片漆黑。雖然沒有半盞照明，通道裡卻是明亮的，似乎是周圍的牆壁正綻放著朦朧的微光。牆壁、地板和天花板，都是由光亮的深綠色石頭所組成。

好奇妙的地方，哈倫心想。一定是有錢人打造出來的。但是為什麼要在這樣的地底下開鑿如此精緻的通道？他毫無頭緒。

而且奇妙的事還不止這一樁。整面牆壁布滿了雕刻，花紋十分獨特，就彷彿由形形色色的文字組合而成。哈倫並不識字，但只是盯著看，就覺得好像整顆心都被拉進了文字裡頭。因此他盡量不去看牆壁，一心一意專注前進。

正感覺通道遙無盡頭時，前方終於冒出幽幽白光，那一定就是出口！哈倫跑了起來。

隨著靠近光芒，一股奇妙的臭味撲鼻而來。是一種老舊、帶著霉味的乾燥氣味。雖然有些在意，但哈倫沒有停下腳步，現在不是管什麼臭味的時候。

哈倫不斷地奔跑，終於跑到出口了。然而那裡並不是出口，只是通道的盡頭。

哈倫整個人愣住了，通道就此告終，前方是一片巨大的空間，一個偌大的坑洞。與其說是坑洞，更像是被挖出圓形、形成懸崖的火山口。坑洞深不見底，但中央殘留著一座像小島的岩山。

岩山上有一座塔——呈螺旋狀的白銀之塔。雖然不大，但非常美麗，就宛如獨角獸的角。由於基座的岩石是黑色的，塔看起來就像飄浮在半空中。

四下張望，只有一座橋可以前往那座塔，離哈倫所在的地點不到十步之遙。橋的前方有一道小門，一樣是白銀材質，散發著淡淡的光輝，同樣布滿複雜的雕刻，宛如由無數的文字纏繞而成。

哈倫看到門外，橋的前方時，整個人一陣哆嗦。因為那裡堆積著數量驚人的骸骨。有人類和動物的骸骨，以及疑似魔族的異形骸骨。所有骸骨都乾巴巴的，變成了灰白色。哈倫總算理解，空氣裡的臭味，就是這些乾燥骸骨散發出來的味道。

少年頭皮發麻，望向門與橋前方的塔。那座塔裡肯定有什麼古怪。

好想去那座塔看看。

湧上心頭的好奇心比恐懼更強烈，實在無法克制。

哈倫小心翼翼地跨出一步。從這堆骸骨的位置來看，顯然是在穿門而過的瞬間發生了什麼事。一定設有圈套。哈倫擺出貓一樣的姿勢慢慢前進，以便一有狀況隨時開溜。

人一靠近，門的光就變強了，還開始閃爍不停，就像在警告來人。但哈倫依然沒有停步，穿過了那道門。

一步、兩步、三步。

每跨出一步，他的心跳就跟著加速。

然而都經過骸骨堆，來到橋頭了，依然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少年平安無事地穿過了門。哈倫感到一陣落空。還以為絕對有什麼陷阱呢！如果沒有陷阱，那些骸骨是怎麼回事？莫非是故意堆在那裡，嚇唬入侵者嗎？

總之平安無事，讓哈倫鬆一口氣，他過了橋，進入塔內。

石造的塔散發著幽幽微光，和先前的通道一樣，儘管沒有照明，卻是微亮的。塔內沒有任何家具，一片空蕩蕩，鴉雀無聲，看似杳無人煙。不過，深處有座通往上方的螺旋梯。

因為似乎沒有其他通道，哈倫決定登上階梯看看。階梯很快就走完，哈倫來到一道小門前。那是一道石門，一樣刻畫著銀色的花紋。

輕輕推門一看，裡面是寬闊、豪華的房間。天花板和牆壁鑲嵌著青色與金色的馬賽克，地板鋪著金色與白色花紋繁複的地毯，鑲嵌著寶石的燭台燐燐照亮四下，布滿七彩螺鈿工藝的黑檀木櫃子上，陳列著光彩奪目的各式小物，感覺女孩子會十分喜愛這房間。

但這些房間的細節幾乎無法映入他眼底，因為房間中央有一名少女。

他從來沒有看過如此美麗的女孩。精巧的嘴唇宛如淡紅色的花瓣，水藍色的眼睛大而分明。一頭黑髮烏黑亮麗，蜂蜜色的肌膚反射出光線，彷彿女孩本身燦然生光。

而她身上的服飾亦豪華絢爛。

處處打褶的寬鬆服裝一望可知，是由極高級的布料所縫製。令人眼睛一亮的青色綢緞，與少女蜂蜜色的肌膚交相輝映。衣襬以金色及黑色的絲線精緻繁麗地繡著神獸圖案。

纖細的頸脖戴著寬闊的珍珠銀項鍊，耳上戴著小銀鈴串成的耳飾，十指都套上閃閃發亮的寶石戒指。長髮的髮梢亦編入了銀鈴，發出陣陣清脆悅耳的聲音。

完全就像是從故事裡走出來的公主。儘管看上去去年紀和哈倫差不多。

一看到那名少女，哈倫頓時感受到一陣劇烈的衝擊。

「找到了！我終於找到了！」

他滿腦子只有這個念頭。明明是初次相會，他卻彷彿找到了長年來尋尋覓覓的至愛一般，激動之情滿溢而出。

哈倫正要朝少女伸出手，這時猛地回過神來。他慌忙放下手，斥責自己。我到底怎麼了？是瘋了嗎？居然想擁抱這樣一位素昧平生，而且美若天仙的女孩。

差點失控的舉動，讓哈倫面紅耳赤。

相對地，少女目不轉睛地回視著哈倫。她看起來既不害怕，也不驚訝，卻不知為何神情哀悽。不久後，她嘆了一口氣，張開櫻桃小嘴說：

「又來了？」

聲音就像銀鈴般清脆，完全符合那美麗的容顏。哈倫正沉醉在那嗓音裡，少女依舊一臉陰鬱，站了起來。

「好吧，速戰速決。」

少女話聲剛落，人已經走向房間角落，拿起掛在牆上裸露的短刀。短刀一看就鋒利十足，刀身呈現蛇牙般的形狀，散發出銀色的暗光。

她折回原地，冷不防挽起衣袖，將短刀抵在纖細的手臂上，讓哈倫大吃一驚。他心想危

險，反射性地奪下短刀。

「妳……妳在做什麼！太危險了！」

少女睜圓了眼睛，回望哈倫，這次表情終於變了。

哈倫心想糟了。少女一看就地位不凡，而自己居然做出了如此無禮的舉動。搞不好他會被處死。

哈倫臉色蒼白，但少女用一種提心吊膽的語氣輕聲細問：

「你……你不是來取我的血的？」

「咦？」

兩人目不轉睛地面面相覷。

「不是嗎？那……你是誰？」

「我……我叫哈倫。」

哈倫總算說出話來了。

「我迷路了……我不知道妳說的血是什麼。」

「這樣嗎？」

又是片刻沉默。哈倫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少女似乎也不知所措。

這時，少女有了動作。她以怯生生的動作，牽起哈倫的手。

「……好溫暖。」喃喃細語自少女的唇間流瀉而出。

「而且……好柔軟。之前來的使者，每一個手都又冷又硬。我痛恨碰到他們的手……可是，你的手感覺好溫柔。」

你真的跟那些人不一樣——少女喃喃道，總算綻放笑容。

「對不起，看來是我誤會了。你不是他們。」

「我不知道妳說的他們是誰，可是……小姐，妳以為我是來取妳的血的嗎？」

「對。因為除了來取我的血以外，不會有人來這裡。」

少女的眼神又暗了下去。

「至今為止，來到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這樣。他們用沙啞刺耳的聲音，說著『把血交出來』，遞出容器。每一次我都必須割開我的皮膚，把血交給他們。雖然我很不願意，但這是我的職責。」

「職責？」

「對。雖然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只要把血交出去，就能得到獎賞，例如美麗的飾物、精彩的書本等等。然後我又會繼續一個人待在這裡，直到下一個人上門。」

「小姐，妳……在這裡待了多久？」

「不知道。我想不起來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也不記得任何進到這個房間以前的事。我只知道我必須待在這裡，因為有人吩咐我這麼做。雖然我想不起來那個人是誰。」

少女浮現疲倦的笑容。

「……沒有一樣事情是清楚的，哈倫。我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因為沒有人願意叫我的名字。」

看到那難過的笑容，哈倫無比心疼。與此同時，他對少女的遭遇感到強烈的憤慨。

居然連名字都沒有，豈不是彷彿不允許她存在於這個世界一樣嗎？簡直就像被小心翼翼地關起來餵養，糊里糊塗等著被宰掉的可憐祭品。

哈倫無法按捺，回過神時，話已脫口而出：

「如果妳沒有名字，我幫妳取一個……叫法菀怎麼樣？」

「法菀？」

「對。聽說在北國的內地，有一處叫法菀的泉水。以前我聽北方來的船員說，那裡的泉水就像水晶一樣清澈，美不勝收。妳的眼睛就像泉水一樣美麗，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不錯……」

少女笑得宛如花朵盛開。

「好美的名字！好，我要叫法菀。謝謝你給了我這麼棒的名字，哈倫！」
就這樣，少女成了法菀。

「告訴我你的事，哈倫！你是什麼人？你說你迷路了，那你是怎麼來到這裡的？什麼都好，都跟我說吧！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法菰眼睛閃閃發亮，連珠炮似地說。那神采飛揚的笑容，讓哈倫忍不住低下頭去。法菰似乎沒看見他那身骯髒的行頭，表情和聲音都萬分親切。少年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毫不保留的好意，不禁困惑起來。

正當哈倫忸怩低頭的時候，他不經意地瞥見法菰的腳踝，一陣心驚。法菰纖細的腳踝上，竟套著又黑又粗的金屬環。以飾品來說，實在太粗獷、笨重了，給人一種可怕的印象。

「腳鐐」兩個字浮現在哈倫的腦中，他胸口一緊。

……這女孩……果然是囚犯。

但法菰自己似乎完全不在乎腳上的腳鐐。比起腳鐐，她更對哈倫的衣物表示興趣。她一

臉稀罕地看著哈倫那身說是破布也不為過的襤褸。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衣服。外面的人都這樣穿嗎？」

「不……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幾乎所有的人都穿得比我好。不過能夠穿上小姐這種華服的，只有極少數的人，多半都是貴族或是大商人。」

「……不要叫我小姐，叫我法菰。難得你為我取了名字，我希望你多叫這個名字。」

「好，法、法菰。」

「啊，有人叫我的名字，感覺好開心。喏，多告訴我一些。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模樣？」

這就是開始。在法菰的央求下，哈倫娓娓道來。

哈倫首先詳細說明自己是如何來到這裡的來龍去脈。接著他談起他們居住的納爾曼。

位於大沙漠中央的都市納爾曼，是旅人渴求豐沛的水源而聚集的休憩之都，同時亦是翼船川流不息的港都，行商在此貿易買賣，中途歇腳。熱鬧的市場販賣著琳琅滿目的器物，街景雜亂，街區瀾漫惡臭。住宅區有兩大類：以灰白兩色的泥土打造，層層疊疊、密密麻麻，宛如貝殼般緊挨著彼此的庶民住家；以及色彩鮮豔、高塔林立的貴族及武官居住的豪宅區。最特別的是矗立於都市中心的水之塔，和漂浮其上的銀色王宮烏將·馬哈爾。

法菰睜圓了眼睛說：「你說王宮漂浮在水上嗎？」

「對啊，絕對不會沉下去。因為魔族會保護王宮，避免它沉下去。」

「魔族？」

「妳不知道魔族嗎？」

哈倫很驚訝，但還是為法菰說明魔族是什麼。

魔族，生於自然界，死於自然界之物。擁有人類所沒有的魔力，外形千奇百怪，有些形似人類，也有些與人類天差地遠，模樣古怪；有些能與岩石融為一體，銷聲匿跡，也有些身上圍繞著火焰；有些在水中笑語，也有些能呼風，翱翔天際。性情也千差萬別，從溫和到調皮，或是邪惡凶暴，就像人類一樣，形形色色。

有些學者主張魔族是「墮落之神」。據說遠古時期，在天界大戰中落敗的眾舊神的靈魂碎片落至地上轉生之後，就成了魔族。

「其實魔族好像討厭人類。所以聽說都以人類無法進入的密林、黑暗的洞窟或天上的雲層、大海為家。除非被咒術師或魔女召喚，否則一般人根本看不見他們。」

「可是納爾曼卻有魔族嗎？」

「對，有很多。」

王宮烏將·馬哈爾的上空，生著翅膀的魔族盤旋飛翔，日夜守衛。貯水池裡，外形如巨魚或龍的魔族泅泳著，保護水質和水脈。外形美麗的魔物留在貴族的庭園裡，令人賞心悅目，而外形粗俗的就派去守護都市，在街區守護水源的也是魔族。

「魔族對納爾曼的王絕對服從，因為是天神的旨意。在過去，由於地上的魔族增加太多，魔族之間爭戰不休，天神見狀，認為必須要有一個王，將魔族統一在一起。」

天神選擇了一名年輕的人類擔任魔族之王，那位天選之人得到了自由操縱魔族的力量，一夜之間，在大沙漠裡築起納爾曼之都。傳說這就是第一代納爾曼王伊修特納爾。

「只要是納爾曼人，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傳說。」

「傳說是真的嗎？」

「不知道。可是魔族確實聽令於伊修特納爾。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納爾曼就不可能建設成功。而且都過了幾百年，魔族現在依然為伊修特納爾的子孫——也就是王家效命，所以一定是真的。」

納爾曼建國已經過了三七七十年。對納爾曼人來說，魔族是擁有奇妙外表和力量的國王忠僕。

「所以納爾曼比任何地方都要安全。再怎麼強大的國家，都不敢動納爾曼的腦筋。因為

一旦開戰，只要納爾曼王一聲令下，上千隻魔族就會攻向敵陣。」

「再多說一點，哈倫，我還想知道更多。」

法菰就像塊海綿，不停地吸收哈倫所說的內容。聽到愈多，她對外面的世界就愈是嚮往、好奇。她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受。對法菰來說，外面對她毫無意義。因為在甚至不復記憶的久遠以前，有人告訴過她：

「外面的世界不會接納妳。外面沒有任何為了妳而存在的事物。」

法菰聽信這番說詞，她只能活在這個房間裡。她被如此洗腦，連想要離開的願望都不曾萌發。然而哈倫的造訪，將長久以來的硬殼打破了。少年說，外面似乎有許多的人和生物，並上演著多彩多姿的趣味故事。雖然哈倫說也有許多讓人難過的事，但他描述的內容精彩刺激極了。

法菰發揮想像力，試著在腦海中描繪哈倫告訴她的事。但也有些事物，是必須親眼看到、親手摸到，親自嗅一嗅，才能夠瞭解的。法菰發現這個事實，嘆了一口氣。

「如果我也能出去外面就好了。」

「當然可以！」

哈倫興沖沖地說。

「從我來的路出去就行了。這樣一來，就可以離開那口枯井。我先爬上古井，然後用繩索把你拉上去。你當然可以出去的，法菴！」

法菴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變得不安。

「可是有人對我說，外面的世界不會接納我……或許就算我出去外面，也看不到任何東西。」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那個人告訴妳外面什麼都沒有，對吧？可是我就是從外面來的啊！這表示那個人撒了謊。」

「……」

「妳必須出去才行。出去對妳絕對比較好。」

哈倫費盡唇舌。他無論如何都想要把法菴帶出去，而且是愈快愈好。這個房間或許華麗而且舒適，但不是什麼好地方。他就是有種強烈的感覺。因此哈倫立下決心，只要把法菴帶離這裡，他絕對不會再讓她回到這個房間。

「總之我們出去看看吧。只要出去，一切就能真相大白了。」

哈倫熱切的說服，終於讓法菴點頭了。

「……好吧，試試看。」

「那，我們走吧！」

哈倫開心到差點在內心跳起舞來，開始收拾準備。

他先問法菈有沒有可以帶走的糧食。他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脫離那口枯井。有沒
有食物，是天差地遠。

「如果有硬麵包和白起司就好了。這些可以放很多天。」

「硬麵包和白起司嗎？」

法菈重複著哈倫的話，走向銀製圓桌。那是一張大圓桌，表面鑲嵌著紅寶石，散布成火
焰的圖案。

法菈雙手放在圓桌上，下一瞬間，圓桌上便出現了许多裝滿了扁平硬麵包的籃子，和一
塊又一塊的硬白起司。

少年整個人看傻了眼，法菈問：

「這樣就夠了嗎？」

哈倫提心吊膽地伸出手去。或許這些全是幻影，一碰就會消失無蹤。但即使拿到手上，
麵包也沒有消失。直接拿到嘴邊，咬了一口，更讓人驚訝了。這千真萬確是麵包，是經過徹
底烘烤，可以存放許多天的乾麵包。

哈倫這才發現，眼前的桌子，是一張魔法圓桌。

「好厲害！……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法菰不甚在乎地聳了聳肩。

「只要我想吃什麼，桌上就會自己冒出來。吃飽之後，就會自己消失。只是這樣而已。」哈倫難掩驚訝，用一塊大布把桌上的食物包起來。接著他回頭看法菰。法菰那身裝扮豪華絢爛，即使說她是王族，也不會有人起疑。她本來就美貌出眾，如果以這身行頭在外面行走，實在是太惹眼了。

「這身衣服不太合適，有沒有更樸素一點的衣物？」

「喔，我找找看。」

但即使翻遍了整個衣櫃，都只有鑲滿寶石或刺繡的華服。哈倫硬著頭皮說：

「不好意思……我可以把你的衣服割破還是弄髒嗎？」

「沒關係，只要可以離開這裡，東西都隨你處置。」

於是哈倫挑選了一件米黃色的綢衣，割下袖子，並放到地上蹂躪，動了一番手腳。這樣應該就行了。接下來是法菰本人。必須取下她全身上下閃閃發亮的飾品。

法菰同樣順從地點點頭，將耳環、項鍊、戒指，編織在髮上的鈴鐺等全部摘下來了。每

一樣看起來都很值錢，因此哈倫決定把它們一起帶走。需要錢的時候，這些首飾一定能派上用場。

剩下的問題，就只有扣在法菈雙腳上的金屬環了。但由於沒有鉚釘，無法解開。哈倫感到很遺憾，因為他最想取下的就是這一對腳鐐。但是金屬環和其他裝飾品不同，不會引人注意，暫時就先不管了。

接著換上故意弄髒的衣物，法菈便整個人改頭換面了。美麗的容顏無法改變，但已經不像個公主了。

哈倫很滿意成果，將裝了麵包和起司的包袱綁到肩上。為了慎重起見，他決定把掛在牆上的短刀一併帶走。哈倫將短刀插在腰間，緊緊地握住法菈的手，來到門前。

要出發了！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了！

哈倫內心激動萬分，抓住門把。

然而門一動也不動。明明進來的時候，輕易就打開了，現在卻宛如千斤重，彷彿與牆壁化成了一體。應該沒有鎖住才對，怎麼會這樣？

「果、果然不行嗎？我沒辦法離開這裡嗎？」

「沒這回事！」

哈倫激勵一臉欲泣的法菰，開始撞門。這一撞讓他大吃一驚，因為門居然是溫的。

溫的。這不是石頭或木頭的觸感。沒錯，簡直就像有血肉的生物。哈倫湧出寒毛倒豎般的恐懼與嫌惡，忍不住用手裡的短刀刺入門板。

「噤」的一聲，短刀直陷到底，同時門發出尖厲的慘叫聲。那駭人的叫聲，讓哈倫和法菰都摀住了耳朵，差點站不住。

但慘叫聲消失後，發生了更讓人意想不到的事。被短刀刺中的地方，竟開始噴出黏稠的黑色液體來了。黑水一眨眼便在地板上擴散開來，慢慢地逼近兩個孩子。

萬一碰到那黑水，一定會有可怕的後果。哈倫察覺到危機，護著法菰往後退。

停下來！不要再流了，停下來！

然而黑色的液體不停地汨汨湧出，節節進逼。

「有沒有其他出口？」

「沒、沒有，那道門是唯一的出入口！」

哈倫咒罵著，一路退到房間深處。既然如此，也只能祈禱那黏稠的液體停下來了。有沒有什麼可以擋住它的東西？

哈倫四下尋找，但沒看到任何小孩子的力氣可以移動的物品。他把書和衣物堆到前方，